

# 老兵不怕凋零 就怕被遺忘



陳慧興（左二）、時任翁文祺大使（左一）、故沈呂巡大使（中）與國防部委託照顧墓園的陳學良先生（右一），在整修前的蘭加公墓前合影。（圖／陳慧興）

日 前我應基隆市榮服處方正處長邀請，以「一段被刻意遺忘的光榮戰史：向中華民國遠征軍致敬」為題，和基隆地區的榮民前輩講述遠征軍歷史脈絡及英勇事蹟，以及我協助在緬甸的遠征軍英靈返臺過程，反響熱烈。

《榮光雙周刊》編輯得知後，覺得這段歷史不容遺忘，同時對我在駐印度武官任內協助整修遠征軍在印度蘭加（Rangit）公墓的故事，也極感興趣，希望我透過《榮光雙周刊》留下紀錄，和更多榮民長輩們分享。

特種部隊出身的我，曾多次在美國受訓，因緣際會下，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以武官身分派駐印度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擔任軍事協調組（簡稱軍協組）組長，協助翁文祺大使處理軍事外交事務。和前任組長交接時，交接項目中竟然出現「軍墓」二字，而且不只一座，是三座，規模最大的在蘭加。

為什麼會有大批中華民國軍人埋葬在印度？原來在民國三十一年，國軍赴緬甸的遠征軍對抗軸心國的英勇作戰，為中華民國首次境外作戰，孫立人將軍率部隊締造「仁安大捷」，解救被圍英軍，一戰成名。雖然戰勝，但因盟軍的背棄，部分遠征軍經慘痛損耗轉至英屬印度，改編為中國駐印軍，於蘭加基地重新整編訓練，使該地成了盟軍對抗軸心國在亞洲最大的大本營。所以蘭加軍墓中埋葬者主要是戰訓殉職



陳慧興（右二）與李立勳導演（左一）為拍攝紀錄片重返軍墓祭祀，巧遇好奇的當地遊客，經講述當年發生的中、印英烈事蹟，聽者皆為之動容。（圖／陳慧興）

榮譽證明。翁文祺大使將信交給我，我們決意要全力替楊老前輩以及他背後死難的國軍，找回昔日的榮光與尊嚴。

我和翁大使飛至位於印度當年的哈省，即現在旁遮普軍團訓練基地的蘭加，當地為一戰期間轉進印度的抗戰陣亡將士埋骨之所。看到軍墓草叢生，有如亂葬崗的慘狀，我和大使紅著眼眶想著怎能如此對待中華民國先烈？陵墓內最高階為少將，最低階是上兵，可找出名字的僅四十二位，餘皆以 unknown worries。後來在各方協助下，尤其是陪同時任國防部高華柱部長來印密訪的外交部次長沈呂巡大力促成，終於在民國一〇〇年十二月，促成政府出資整修蘭加陵墓落成，兩年半來中華民國與印度國防／外交各方奔走的心願終於達成。整修後的蘭加陵墓，可以看到中華民國國徽及蔣委員長題字，當時還舉行揭幕暨祭祀典禮，由翁文祺大使主祭，國防部次長熊湘台中將與印度海外僑界陪祭。

接著，我繼續努力向國防部及各相關單位爭取，希望能讓這批當年在印緬為國爭戰、埋屍異域的萬千英魂，得到該有的尊榮撫慰。我國與緬甸沒有外交關係，此事困難重重。終於經國防部及各相關單位協調，民國一〇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迎靈返國，安奉臺北忠烈祠中，這批為國犧牲埋骨異域的萬千英魂，終於得到該有的享祭與追思，遠征軍昔日的榮耀與尊嚴重現。

緬北出生的遠征軍後代，靈鷲山／世界宗教博物館創辦人人道法師，則克服萬般困難，於八月二十四日在緬北主戰場之一的密支那，率三百僧人舉行了一場盛大的超薦法會。

雖然十年前中國遠征軍陣亡將士的英靈以總牌位形式，入祀臺北忠烈祠，但仍有不少戰死異國沙場的軍魂，等待回家，我會盡全力繼續奔走，也希望再次喚起政府和國人重視，毋忘這段悲壯的歷史，給予這些英勇老兵應得的尊榮。

## 《役男交職歷練》—系列之 44

### 感受醫護人員的無私奉獻



高秉淵律師（左）無償抱了二百多位老兵的骨灰歸故里，為熱心公益榮民典範，日前獲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理事長徐炳強（右）表揚。（圖／林建榮）

回憶我在臺北榮總蘇澳醫員山分院見學，參加了一系列豐富多彩的活動，每天都有不同的見聞和收穫。

第一天早上首先了解了分院的環境及組織架構，對於新環境有了初步的認識。下午參與防暴護身演練和急救室的操盤演練。這些演練不僅讓我學到如何應對突發事件，也讓我體會到醫療機構在保障安全健康方面所做的準備工作。

第二天早上陪同身心障礙者一起製作豆塔，這是一個有趣且有意義的活動，不僅增進了我們之間的互動，也讓我更理解他們的生活。



下午，我先了解了 PAC（急性後期）的病房，以及智能化病房的運作情況。隨後，去物理治療室了解業務和服務對象。

第三天，我們參訪員山分院門診部的各科室。之後，我們三位役男被分別分配到注射室、復健室和藥局見學，了解各自的工作性質。這些見學讓我對不同部門的運作有了更直觀的了解，也體會到每個崗位的重要性。

參訪日照中心時，我們參與了兒童小朋友一同為長者慶祝生日、包粽子的活動。

下午，我陪同日照中心的年長者去各單位發放粽子，並與護理師討論日照中心的狀況。這

離開軍界後，我轉任律師，也當了多年荷澤同鄉會會長，同鄉會的老哥哥、老姊姊們，都會給我許多生活上的幫助和心靈上的慰藉。

鳥戀舊林，魚思故淵，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在兩岸開放探親之前，獨居臺灣的老兵們，思親思鄉之念與日俱增，所謂：「鄉淚客中盡，月是故鄉明」，就是他們這群遊子情懷的寫照吧！然而卻有許多老兵等不到這一天，只能在生前託付年紀較小的我，如果有機會回故鄉，一定要把他們的骨灰帶回去。

兩岸開放探親後，我終於在民國八十年回到闊別四十幾年的故鄉，雖然母親已逝，但畢竟圓了我的「回家夢」。之後，我也在鄉親學長的生前託付之下，基於承諾與鄉情，便抱持學長們的遺骨回到故鄉荷澤，讓他們葉落歸根、魂歸故里。

諸多媒體相繼播出我抱送老兵骨灰回大陸家鄉的訊息，由於媒體的不斷宣揚，以致許多老兵的家屬，紛紛找到了我，迄今我已抱了二百多位老兵的骨灰回大陸，為他們魂歸故里。

（作者速寫）高秉淵律師，山東荷澤人，軍法學校第二期法律系畢業，曾任軍法官十年，迴源文化交流發展協會創會會長，現為退休律師。

## 護送老兵骨灰歸故里

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日前頒贈獎座，表揚我一常年傾己之力，送老兵遺骨返鄉，完成他們葉落歸根的心願，義行感人。我實在是愧不敢當。到場採訪的《榮光雙周刊》編輯要我撰寫回憶文章，記錄這多年來的心路歷程，提筆之際，真是感懷良多。

我是山東荷澤人，民國二十四年生，甫滿十三歲時，母親即讓我隻身跟隨著同鄉的學長們輾轉來到臺灣。在同鄉好心人的幫助下，半工半讀念完中學，考上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當上軍法官。

離開軍界後，我轉任律師，也當了多年荷澤同鄉會會長，同鄉會的老哥哥、老姊姊們，都會給我許多生活上的幫助和心靈上的慰藉。

鳥戀舊林，魚思故淵，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在兩岸開放探親之前，獨居臺灣的老兵們，思親思鄉之念與日俱增，所謂：「鄉淚客中盡，月是故鄉明」，就是他們這群遊子情懷的寫照吧！然而卻有許多老兵等不到這一天，只能在生前託付年紀較小的我，如果有機會回故鄉，一定要把他們的骨灰帶回去。

兩岸開放探親後，我終於在民國八十年回到闊別四十幾年的故鄉，雖然母親已逝，但畢竟圓了我的「回家夢」。之後，我也在鄉親學長的生前託付之下，基於承諾與鄉情，便抱持學長們的遺骨回到故鄉荷澤，讓他們葉落歸根、魂歸故里。

諸多媒體相繼播出我抱送老兵骨灰回大陸家鄉的訊息，由於媒體的不斷宣揚，以致許多老兵的家屬，紛紛找到了我，迄今我已抱了二百多位老兵的骨灰回大陸，為他們魂歸故里。

（作者速寫）高秉淵律師，山東荷澤人，軍法學校第二期法律系畢業，曾任軍法官十年，迴源文化交流發展協會創會會長，現為退休律師。